

An illustration of a dense bamboo forest. Two people are sitting on a rock in the upper center,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he bamboo stalks are tall and slender, with distinct nodes.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fallen bamboo leaves and some green plant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shades of green and brown.

萧 凤

巴山不了情

巴山不了情

萧 风

陕西人民出版社

巴山不了情

萧 凤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插页10 字数297,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9,000

统一书号: 10094·472 定价: 1.50元

目 录

一、神秘的旅人·····	(1)
二、高举火把的姑娘·····	(20)
三、带路人的带路人·····	(32)
四、松埡子出拐，清风洞作客·····	(51)
五、山大王也有本难念的经·····	(66)
六、大竹园夜话·····	(84)
七、终于替别人敲开了自己的家门·····	(101)
八、一只肮脏的蟑螂跳上了庄严的席面·····	(123)
九、一般心意，两样情怀·····	(140)
十、一物降一物·····	(155)
十一、并不巧的巧遇·····	(162)
十二、“打山子”一家人·····	(174)
十三、老兵油子自编自演的一出戏·····	(190)
十四、在兰心俱乐部里·····	(203)
十五、节拍越来越紧了·····	(219)
十六、有情有意的林中路·····	(229)
十七、乌云在广家店上空聚集·····	(242)
十八、从顽石中迸出的火花·····	(255)
十九、石敢当火并曹宝昆·····	(272)
二十、石姑妈眼里喜泪盈盈·····	(282)
二十一、在凉水井的抒情慢板·····	(290)

二十二、爱情，各有各的来势·····	(302)
二十三、他们三个火线入了党·····	(314)
二十四、谁知又来了一个人渣·····	(327)
二十五、严冬里也有春天·····	(341)
二十六、英雄有血也有泪·····	(351)
二十七、黄金沉下去，马粪浮上来·····	(361)
二十八、又做了缝城而出的烛之武·····	(373)
二十九、冯大师失踪之谜·····	(386)
三十、“记着我”和“长相忆”·····	(397)
三十一、红旗转逶迤·····	(407)
尾 声·····	(420)
后 记·····	(422)

一、神秘的旅人

一九三三年暮春一天，有一老一少两个男子正攀登在大巴山北麓崎岖、险恶的山路上。他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巴山深处云封雾锁的顶峰天池子。

那年少的名叫文春竹，是西北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一个少校参谋。他刚刚过了二十八岁生日。高高的身材，整洁的仪表，白净的长方脸上长着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象儿童的眸子一样清亮纯净。一双剑眉微微上挑，又使他在温和中带出燕赵男儿的英武气概。只有那薄薄的嘴唇生得纤秀了些，好象故意要让他的面孔显得有那么点刚柔相济似的。他没上过正式的军事学校，但是已经苦学成材，在工作中磨练成了陕军形形色色的幕僚中一个出类拔萃很受杨虎城赏识的后起之秀。

那年长的，是文春竹几年相随的老勤务兵，他叫梁瑞。他们二人现在正为着一个奇特的使命要越过大巴山去。这奇特的使命是什么？梁瑞一无所知，只有文春竹自己心中有数。

梁瑞是个不可多得的老兵油子，也是个总不疲倦的话匣子。带上他前去探险，再合适不过了。他是川北人，地理、人情都熟悉，又出外当兵多年，已经成了个多知多懂的经验篓子。一路上，他既是旅伴，又是向导，碰上什么意外，他也能兵来将

挡地应付过去。如果有什么急需要回汉中办的事，还可以随时派他转去通风报信。他俩如今都脱了军服，文春竹换上一身半旧的中山装，扮成一个红十字会调查灾情的人员。梁瑞瘦小枯干，一副川北农民的典型身材。只消穿上本地老百姓的粗蓝布衣裤，脚登一双草鞋，头上再缠块青布帕子，一路上就不怕过往行人不叫他一声乡亲，和他一见如故了。

大巴山顶上的天池子设有陕军最前方的哨所，是个地势险峻而又风景别致的地方。重峦叠嶂，四面耸立，中间保留了一片略为平坦的小盆地，看去果然象个池子，只是没有水。在此起伏的山岳之间，又有几座奇峰突起。加上绿树葱茏，枝桠错落，又宛如能工巧匠在一只玉盘上即兴布置的盆景。天池子附近草丰林茂，幽静异常，若不是出现几处残碉废堡，几乎让人忘记这是两家交兵的前哨了。

哨所负责人鲁连长和文春竹是旧相识。那年打仗，鲁还当排长，前胸中了子弹，军队里医疗条件不好，他想请假回天津老家养伤，是文春竹替他说话，被准了假，又送他一些路费，他才如愿还乡，治好了伤。归队后总念春竹的好处，把他当做恩公看待。今天，他见春竹和勤务兵都化了装，知道另有任务，问都没敢问，就在哨所给他安排好了食宿。第二天清晨亲自送他们到卡门之外。

天池子以南的山坡坡度要比北麓陡急得多，行人身不由己，步步下降，简直站不住脚。十五里长坡他俩几乎都是十蹶一跳着走下来的。

跋涉在故乡的山路上，梁瑞的舌头开足了马力。他逢山说山，见水说水，一肚子的掌故，滔滔不绝，倒也解除了不少旅途上的劳顿。到了中午，下到一条长沟处，那儿叫做羊圈口。

春竹凭他那参谋的眼光，发现这个关口确实严紧，只消在这里安上一个栅栏，就可以断绝南来北往的通路。梁瑞到了此处，更加活跃，献宝似地叫道：“文参谋快来看，这里有当地一景！这叫‘立不起的碑’。”

春竹走近一看，果然路边小崖上就着石头打成一个石碑的形状，碑上还刻着字：“嘉庆二年，岁在丁巳，得大人入川安民……。”

春竹告诉老梁：“这算什么一景？不过是从前一个当大官的叫人给他刻的歌功颂德的碑子，是镇压老百姓的证据。”

梁瑞未免扫兴，但这老兵可不是那么容易善罢干休的，又用手指对面山上：

“看罗、看罗！我就不信这些也不算景致？喏，那里，‘打不响的炮’，那里，‘进不去的庙’，那边，‘点不燃的灶’，那边，还有一顶‘戴不起的帽’！”

春竹顺着梁瑞的手指望去，只见那边山上的石头还真有着酷似“炮、庙、灶、帽”的天然形状。尤其那顶帽子确是维妙维肖，老梁更把它说得神乎其神：有一回他在这边路上走得快了些，迷离之间，竟亲眼看见那帽上的两个纱帽翅仿佛迎风颤动哩。春竹不由一笑：

“这些倒很有趣，来来往往的人，攀山越岭都很辛苦，走到这里，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可以消乏解闷，也是一乐。”

过了羊圈口，就是西河口。这西河口是川北通江县最北的一个市镇。有一条还算宽敞的长街，也曾有过它的繁盛时代，那时，满街一色瓦房，几千家铺店字号，过往客商经年不断。可是，就在不久之前，胡宗南的部队占了西河口，几天后又撤

走了，去时一把火把这条长街烧成了一片瓦砾。现在只剩下几间刚搭起来的茅草棚子。街，也不成其为街的样子了。

春竹和梁瑞到了这里，时值正午时刻。除了几个破衣烂衫，烟容满面的穷老汉游魂似的在废墟上闲荡外，不见一缕炊烟。在两间朝阳的草棚门前，横放着一张烧残了一角的长条桌子，还有两条斜斜歪歪的长板凳。桌上用石头压着一本土纸账簿，旁边放着笔墨算盘和秤杆。春竹不知这是干什么的，有些纳闷。这时从棚子里走出一个人，上下打量春竹，横眉立目地问：“你带来啥子货？”

梁瑞不容春竹答话，便赶到前边说：

“哥子辛苦！这是从汉中府下来办公事的……”他用眼示意文春竹，春竹马上会意，接着说：

“是的，我姓文，从汉中来办些公事，不是做买卖的。”

“对头，公家人路过此地。”梁瑞加重语气说：“请问哥子，在此有何贵干？”

旁边那几个穷老汉凑过来帮闲：

“这就是曹团长标下的牛排长啊，现在这里设卡子收税哩，人仗义得很，也是办公事呢。”

“去，去！莫嚼舌头！”牛排长摆手，那几个人连忙起身躲开了。这地头蛇又端详了文春竹一阵，大概是那身中山装起了作用，牛排长换上一副笑脸：“文大哥，里边坐坐，这个场合很不象样子，莫见笑喽！”

“多谢，不用了，外边很畅快，在这里晒晒太阳就好。”春竹一边谦让，一边也打量这位牛排长。这家伙黄黄的长脸，两个颧骨凸出很高，一嘴黑牙，满脸蠢相。腰间挂个老旧的手枪，一看就知道并非善类。他见文春竹客气，不知出于什么动

机，更加殷勤起来：

“哪能慢待？粗茶总要喝上一杯嘛。”说着进了棚子张罗去了。梁瑞跟在他的屁股后边也钻进去，仿佛已经熟得不能再熟，应该打个帮手似的了。

春竹坐在外边，仔细观看西河口这个地方。只见这是两条较大的溪水的汇合处，长街在溪流的北岸，背后便是高耸入云的巴山主峰米仓山。从山顶到半山处处有水。那里地表的水渗入岩石，又从石罅中外溢，形成无数泉眼。因此虽是山区，水田却随处可见。春竹看着半山上，栉比鳞次的稻田，满心欢喜，暗想真不愧米仓二字，多么富足的地方啊！可是，当他的眼光一落在那一片焦土上徘徊着的衣不蔽体的当地人身上时，心里又凉了半截。他在板凳上坐不住了，站起来走向那几个穷老汉，想问问他们的光景。老人们见他温和和气，刚要开口讲话，却又忽然慌慌张张退后了。春竹回头一看，原来是牛排长和梁瑞一个提着茶壶，一个拿着茶碗出来了。牛排长走到春竹面前，更加恭顺地说：

“官长，一定请到屋里去坐，停一下我们曹团长要从广家店过来到碑坝去，定要会会官长的。”

春竹用责备的眼光白了梁瑞一眼，估计饶舌的老家伙把他的身分透露出去了，便说：

“牛大哥，我们哥弟伙里说话，不要这么称呼。”

“哪里话，兄弟哪敢高攀？我们曹团长来到，你们二位打过对识，那才可以称兄道弟，拢到一伙去哩。曹团长最爱朋友，你们保准一见投缘……。”

一阵乱嘈嘈的叫喊：“来了，来了！”接着一行零零乱乱的人马进了长街。牛排长跑着迎了上去。但见一个小个儿男人

骑着一匹小川马，被二十名左右的随从前呼后拥地来到草棚前。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各有不同。衣服的颜色，杂七杂八，只有头上一概包的是黑布帕子，算是划一的标志。他们肩上扛的也是破破烂烂、长短不一、老掉了牙的枪支。还有人连枪也没有，只能背个大刀充数。春竹一见这个阵容，不问也明白——一群为非作歹的乌合之众。

牛排长抢到那个骑马人的面前，口称：“团长到了。”顺手接过缰绳，把一条腿弯曲着让曹团长蹬着下了马。也不知又从什么地方跑出另外一群乱七八糟的人，争先恐后地向这位团长表示各种自由式的敬意。但那些闲荡的老百姓却老鼠见猫似的一个个溜走了。姓曹的一脸得意之色，频频向周围点头摆手，仿佛检阅多犬的军队似的。春竹在旁边正看得有趣，牛排长从人堆中钻出来对他说：

“官长，请过来和团长相见。”然后转过身给双方介绍：“这个是汉中府下来的文参谋长，这是我们民团团长曹宝昆团长。”

曹宝昆个子矮小，其貌不扬，而且面色青黄，烟容很重。但两眼闪着凶狠逼人的光，使一般人望而生畏。他穿着一身黑绸子衣裤，腰别新式小手枪，再加上左颊上有一处刀伤，伤痕使他的嘴角歪向一边，脸上露出一股杀气。春竹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地头蛇了。沉住气看他如何反应。

曹宝昆听过牛排长的介绍，收敛了眼里的敌意，换上一副江湖上试探性的微笑：

“幸会，幸会。请进去叙谈，兄弟也好领教。”他双手一推，摆了个“请”的姿势，春竹微微点头就进了草棚。

“兄弟这次前来，是替红十字会调查点情况，人生地疏，

还望曹团长多多关照。”春竹不卑不亢地讲着官话。

曹宝昆世故地一笑，透着洞悉人情的样子：

“参谋长从府里下来，哪有不效犬马之劳的道理？”

春竹摇摇手说：“请不要这样称呼，参谋的职称是过去的事了。”

“那有啥子不同？有官衔没官衔，地位总摆在那里嘛。朋友是防身室，到哪里也不嫌多的，参谋长如不嫌弃，我们就攀个交情，兄弟相称好么？”

这时，牛排长过来在曹宝昆耳边嘀咕了几句，曹团长又笑容可掬地说：

“兄弟今天是路过西河口，只打算过过中，吃些零食，来不及备饭，就请参谋长赏光，随意尝尝地方小吃吧。”

春竹这才想起，刚才还看见随曹宝昆来的那伙人当中，还有挑担子和提食盒的人，想必是带来伺候曹宝昆过中的。他想和这民团头子多盘桓盘桓，略一推让也就答应了。一会儿团丁出出入入，把糯米粑粑、油炸糖粿、连环酥、糖雪枣……诸般点心摆了一桌子，另外还端进一鼎罐热气腾腾的江米酒煮汤元。大概曹宝昆是嗜食甜食的。

春竹和曹宝昆就在草棚子里对面坐下。他一边吃，一边用有一搭无一搭的口气问曹宝昆：

“听说这一带有些情况，曹团长可以指教一二么？”

一碗滚热的汤元入肚，曹宝昆那干柠檬也似的小脸就黄里泛红了。他有点兴奋起来，连比带划，动作如同猴子般敏捷，不象刚才那么装腔作势了。他作出个幸灾乐祸的表情，放肆地说：

“情况是有些。前一阵子嘛，川军田颂尧和红军棒老二好干了一场！川军不争气，被打得落花流水。田颂尧蚀了老本，

岂肯干休？这阵子两家在空山坝顶着牛，我看要不了好久，又要拚场合！”

“局势这样紧张，你老兄作何打算呢？”

曹宝昆瞬动着他那阴冷的眼睛，狂妄地说：“不瞒文参谋长，讲实力，我就这几根吹火筒筒，算得啥子武器？跟哪一方面直来直往拚刀枪都没得好收场。我曹宝昆仗的只是人情、地理熟悉，讲句不见外的话，在这川陕交界的地头上，兄弟也还有点小小的名声。如今又在办着民团，左右的老百姓嘛，也还顺从。我把他们编成乡团，再放几个亲信弟兄去当队长，刀把子也就牢牢把在手里了。平时乡丁们守卡放哨，可当卫队使，情况紧急都当兵用。只要有我姓曹的一句话，乡团集合起来，也还算是个能招呼招呼的队伍。”

这时，牛排长见曹宝昆和文春竹谈得投机，便走过来，指手划脚地说：

“参谋长，不是我吹大喇叭，从西河口到通江县，这四百二十里地，经过八坝、四口、一座庙，无论是铺户、店家、背、挑两行、江湖袍哥，提起我们民团曹团长，哪一个有胆子不听话？”

“哦，牛排长，我倒想知道你说的这八坝、四口、一座庙都是什么地方。”春竹有意套他的话，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问。

牛排长语无伦次，含含糊糊地说：

“平溪坝、朱家坝、辛场坝、碑坝，这是几坝了？板桥口、青峪口，西河口……够四口了吧？一庙，谁个不知就是楼子庙？哦，不是，还有个梓潼庙……。”

“牛排长，记不清莫乱扯淡，叫他们讲得出的说给参谋长

听嘛。”曹宝昆明明爱听牛排长在生人面前吹捧他，却装出一副何足挂齿的神气阻止他。春竹很想从这帮乌合之众的口中探出这条路线的远近来，便再给他们鼓劲：

“对对，哪位弟兄给补充一下？”

曹宝昆的虾兵蟹将在草棚子里陪吃陪喝的有七八个，听曹宝昆一说，春竹又一追问，立刻象炸窝的马蜂似的嗡嗡起来，一个比一个嗓门高。文春竹暗暗把这些地点的方位、里程都记下来了。从曹宝昆本人到他手下的人口中，他听出来，他们只能说出各路川军一些大概的情况。关于红军，他们却一点也没提供不出什么来。只能“龟儿子，棒老二”地胡乱漫骂，倒好象他们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棒老二似的。

春竹注意到，在这群吵吵嚷嚷的团丁中间，有一个人一直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时用眼睛睨着他。这是一个黑红脸膛，虎背熊腰，年约四十五六的汉子。春竹见他和其他部下迥然不同，曹宝昆又一直没给他介绍，就主动和他打招呼说：

“这位大哥，我还没有请教姓名……。”

“不敢，敝姓王，王得功。”那人连忙站起，彬彬有礼地回答。

“哦哦，我倒忘记引见了，这是我的王教练。”曹宝昆找补地做了介绍。

那人又说：“听您口音，觉得很耳熟，也许是老乡吧？”他自己的口音竟是纯正的京话。

“您府上是……。”春竹已经听出，但还客气地问。

“北平。”

“您的耳音真好，我自幼离家，四海飘流，口音已变得很

杂了，您竟能听出我是北平附近的人。不错，我老家正是离北平四十里地的通州。”

“哎呀，真是老乡，这可是喜从天降了！”王得功眼睛都发亮了。“当兵吃粮二十年，今天能在这个地方碰上乡亲，我……我……。”这位王教练动了真情，嘴角颤动，话都说不下去了。

曹宝昆假意做出热忱，把话说给文春竹听：“真是难得，今日仓促，改天我摆桌酒席，给二位庆贺庆贺。”说着他站起来，向王得功使使眼色，又对牛排长说：“今天营长、连长们都不在场，你是大头头了，好好替我陪陪参谋长！”

王得功也替曹宝昆告便：

“参谋长包涵，团长有点嗜好，现在得去吹上两口提提精神。”

春竹知道曹宝昆是借抽鸦片烟为名，拉王得功去密谈，便说了声“请便”。牛排长连忙狗颠屁股地和春竹应酬起来。梁瑞见春竹这样，也夹在那些大小头目和团丁之中，有说有笑，认开了乡亲。那伙人听说文春竹是汉中军事机关来的官长，又见曹宝昆对他那样恭敬，也都口口声声叫着参谋长，有问必答，甚至有人蘸着碗底的甜酒在桌子上给春竹画开了路线图。牛排长更逞能，指着那些水道道说：

“参谋长请看仔细，这里是西河口，这里叫拦马山。往前再走三十里就到碑坝了。曹团长等下就到那里去。这一带六七十里头的峡谷都是我们的地盘，再往南去，情况就不好说了，那边快到红军棒老二势力范围了。”

春竹看桌上画的那些道道虽然很不象样，但对探索去路却很有用。他心里比刚才有更清晰的轮廓了。

那曹宝昆和王得功钻进半山树林中一间小屋，果然是要进行一番密谈。曹宝昆先问：

“你看这个参谋长是真是假？”

王得功认了乡亲，心里有了他自己的打算，不知不觉向着文春竹说话了：

“我看假不了。冒牌货就怕人家不叫他的官衔，他却总想着，不愿人叫他参谋长。”

“你这话有些道理。”曹宝昆点点头说。

王得功又说：“听他的口气，他这回是替红十字会来办事的。红十字会可阔极了，想来团长是知道的。”

“晓得一些。”曹宝昆点头，其实是充壳子，他并不知道红十字会是干什么的。“你倒再讲给我听听。”

“它是一种救济性的团体，原是打仗时救护伤兵的。它的标志是一个大红十字。是外国人发起开办的，万国都参加。哪里有战事，它都救济，所以，交战双方都得保护它。它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它手里的物资，想给谁就给谁。我听老人们讲，我们中国在前清光绪年间就加入了万国红十字会了。依我看，这姓文的，大概是有些来历的。”

曹宝昆听得心里痒痒，一拍大腿：

“这可不是一只飞来的凤凰？硬是给老子送财喜来的。”

“我看差不离。他又是陕军的参谋长，说不定还能给团长活动上个什么名义呢！”

“哎，我们可要好好笼络笼络他！”

从小屋出来，曹宝昆要动身了。他拱手对文春竹说：“文大哥，我要去碑坝了。你往啥子地方去？我派弟兄送你一程。”

“听说碑坝也是可以看看的地方，我倒想去调查调查。”

“那太好了，地方苦焦，盼也盼不到红十字会的救济哩。”

曹宝昆眉开眼笑，回头吩咐牛排长：“去，把我的马牵过来，给参谋长代步。”

春竹连忙谢绝：“不、不！团长不要客气。听说这一带山水很美，我难得领略，今天有机会我要尽兴游览一番。骑马不如走路。老兄还有公事，请先行吧，晚上碑坝见。”

“也好，那么少陪了，碑坝见！”

曹宝昆上了马，他的随从们，包括王得功在内，都跟在马后边小跑着，呼啸而去了。

春竹和梁瑞也别了牛排长，向碑坝方向走去。

由西河口到碑坝，一条迤逦的山路向南伸展。路边两侧山峦起伏，林木蓊郁，中间夹一道巽谷。自西而东，从突起的峰峦横分出一道支脉，蜿蜒而下，有如巨龙探爪直插河心。那突出的山峰就叫拦马山。这拦马山恰在河口和碑坝的当中间，横拦着巽谷，远看恰似一座屏障。河水到此迂回而过，形势很险要。春竹走到这里，看见有些作战的障碍物和简单的防御工事，估计是红军前哨部队修筑的。心里涌上一股热潮，很想坐下来呆上一会儿。梁瑞对那条清可见底的河水也很喜欢，两人就在河边泡脚歇憩。梁瑞的话都冲到嗓子眼了，实在憋得够呛，望望四下无人，调侃地说：

“我说文参谋，我陪你老唱的这出戏，可以起个名字，叫做‘隔山买牛’。我这糊糊涂涂的帮腔的可还要得么？”

“不错，你还真会做戏。不过我不是早对你说过，一上路就叫先生，你怎么又把我的参谋身份捅出去了？”春竹不敢过